四庫全書

子部

廣川書跋卷四

宋 董逌 著

秦公敦銘

商人堌中得敦銘曰秦公作敦其制簋也當秦之世敦制尚存可以考之按禮器有敦謂有虞氏之制也周制則士用之大夫以上則簠簋矣皆黍稷器也楊氏圖古敦與簋無辨異矣將周人所為不得盡用有虞氏之制耶敦音頓漢人謂頓設也玉府讀如對今轉為平聲非

也先秦古器與此圖敦皆無蓋傳曰敦有首者尊者器飾也飾蓋象龜故經曰敦南首明象龜蟲獸之形則古者形制亦不一特尊者有飾故與簠類其無飾者則不以龜為蓋知為上士之器也

太公寶缶銘

謚書無太自周書定法後世雖有附入然不著此也昔齊有太公則謂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假以自見然則太上為古非考行而傳也後世雖不以此考謚如田和

輩皆取以自號於世秦自夷公後太公繼之其子代立是為惠公夫惟子代其位故以太上自稱秦齊皆有太公秦紀失傳其故世不考之其以謚為太公惟秦則然矣其曰太公寶缶則秦之廟器也楊南仲以其書為缶呂氏圖為古古非器名則其説不可据也今考於小篆則為缶者類矣雖秦篆故有與古文類者其不相類則亦衆也豈可盡据以求合耶傳曰盎謂之缶鄭康成許慎服虔皆以缶為瓦又曰汲器又謂缶無以五金名者

今考弡伯作匜銘殆與此類故知其為簠也古之為簠者本或作匜亦或作医則匜字為医書畫類也然自古者缶簠同文特後世不知考故識者疑也

秦和鐘銘

秦公曰丕顯朕皇祖受天命奄有下國十有二公不隊上帝嚴龔夤天命保大業故秦虢事（或釋作使）䜌夏曰余雖小子穆穆帥秉明德獻敷明刑虔敬朕祀以受多福綏和萬民唬（同虩）夙夕剌剌趄趄（說文曰趄田易居也羽元反以

文或作桓萬生是敕咸畜百辟㑀士趫趫善緣木走之才讀若王子蹻

文武鎮靜不廷優彼音避燓古文燓从言籒文燓从羊羊音飪讀若濕秦文作燓

从辛百邦于秦執事匽古文簋咊鍾故曰𥳑柯頟翻枝柯也古文與格

同邦其音銧銧雝雝孔煌文作其音光雝銧雝孔煌以昭零說文音落

謂零落也楚詞曰水涷于零澤音鶴鐸顔之推以零音賜今此字當作格古今字異也孝享以

受毛魯古文作旅多釐眉壽無疆畯惠在位髙引有慶匍

楊南仲匍作溥借讀今以文考定當為撫百四方永寶用宜

秦咊鍾皇祐元年春自内府降出俾考正樂律官臣圖

其狀以桼尺度之口徑衡尺有五寸縮尺有三寸九分深二尺二寸六分項徑衡尺有二寸縮尺有一寸柄高八寸銘曰秦公奄有下國考秦之先蓋秦嬴受地西垂為國附庸至秦仲始大逮襄公賜岐西地名在諸侯其世數可考而知也今曰丕顯皇祖十有二公則秦公不自列於世矣史自襄公後十二公為景公自非子始邑則十二公後當為成公自秦仲十二公則為桓公秦至成公世號為强大其稱受命蓋追本所始而諸侯有國

則推大前世率以公爵自列周自后稷十五王又諸先王不窋音术非王而後世以王號推之則秦嬴稱公可以知矣嗚呼咊鍾之作吾知其在成公世矣楊南仲乃謂襄公十二世為桓公非子之後十二世為宣公非也昔嘗考鍾律於前之世鍾其大曰鏞小曰棧中曰剽編於虡者鍾師掌之其大曰鎛此皆用於樂而可以度數考也聖人制律以定樂則鍾之大數以律為度黃鍾之律長九寸以律計身倍半為鍾是其數得於尺有咫矣其

半損之得四寸半合為二尺二寸有半以為鍾餘律如是其以律為廣長圜徑也鍾間方六鼓間亦六舞間容四上下十六以十為寽不盡於世此黄鍾之制也口大十者其長十六合自尺五寸準之當得二尺四寸而秦鍾其深當二尺二寸六分其頂當寸四分自外度其高則合於二尺四寸自内度其深則得於二尺二寸半而合於周之黄鍾律矣古人尺度雖不可一至律始一龠則皆周尺也漢制鍾律自昔考信而景祐樂尺所從宋

者以黍得也若夫以玉尺論周以鐵尺論齊以水尺論隋其長卒一寸八釐或至二寸三分皆不足用以和樂無怪其不能定律也夫以秦之辟在西裔禮文樂制無傳諸夏考於鍾律之度則該本於律而深於法數其於昭著勲庸告事宗祧明示徳意皆深款重識葢將以變調萬邦使工人告和以謂作器而民樂之矣則銘其鍾曰咊豈亦列在三庭而盡備樂物以待鍾求和衆樂者耶若吳楚句越辟陋在夷不知紀法鉱鍾鎮𨰲光華米

飾著象真一作異物變前之大章至有九龍百獸其大千石其重萬鈞不得用於樂者非鍾也將以昌廣一作庶頣大肆為觀美以夸震一世者後人增異侈誕相從故延實之重至二千八百鈞嘉德之量至受千斛太極之廣至二十二圍豈曰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哉周至景王嘗作無射大林史不著斤鈞觀其政害財匱以逞其昭大矣功庸棄絕使著事者不得述焉是不若秦人著濾庸器而本於法制則銘畯功以示後世秦有得也

詛楚文

又(通作有)秦嗣王殼(籀文敢字)用吉玉宣(古宣字通作瑄)璧使其宗祝邵鼛布忠(一作憝)告于不顯大沈久(讀作故)湫(巫咸本作不顯大神巫咸亞駝本作不顯大神亞駝)吕(古以字)厎(底)楚王熊相之多辠昔我先君穆(穆)公及楚成王是(讀作寔)繆(讀作戮)力同心兩邦若(古若字)壹(古壹字)絆吕婚(婚)姻(姻)袗吕齊盟曰枼(葉)萬子孫毋相爲不利親(古文親字)印(仰)大沈久湫而質焉今楚王熊相康(讀作庸)回無道(道)淫失(讀作佚)甚(讀作耽)亂

亶夌古侈字竟從縱變輸讀作渝盟刺內之鼎籀文則字虣音薄報反虐不姑巫咸亞駝並作辜刑戮孕㛰婦幽刺敎戚古戚字拘圉其叔父寘者讀作諸冥室櫝棺之中外之鼎冒改久心不畏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之光烈烈威神而兼倍倍十八世之詛盟率者諸侯之兵目臨加我欲剗伐我社稷伐烕音許劣反我百㚲姓求蔑灋古法字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之卹祠圭玉羲犧牲逑一作逮取吾我邊城新郢及郕長親吾不敢曰可今又悉興其衆張

矜忈音府亟咸本作悳𧇾文億字怒飾甲底兵奮士盛師㠯偪㐭邊竟讀作境將欲復其𧢦𧢦䟽唯是秦邦之羸衆敝賦𨍏讀作鄰輸音俞棧輿禮使介老將去聲之㠯自救也亟咸本作殹古也字亦應受古受字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之幾靈德賜克古克字劑亟咸本作㓞古制字楚師且復略我邊城敔數楚王之倍盟犯詛箸著者諸石章㠯盟大神之威神

湫淵

大沈故湫地志以為在安定朝那秦并天下祠官所常

奉大沈河沔江是為四川牲用牛犢具圭幣其神為中祠秦故就質雖用祝告然其制猶本堯舜舊典女几少牢具嬰毛一吉玉熊山其祠羞酒太牢具嬰毛五璧褚山少牢嬰毛一璧騩山太牢具巫祝舞嬰毛一璧今用吉玉宣璧而不言數有祝去巫其禮已異當秦漢閒淋淵之靈或喧吁輒興雲仁壽中宜居湫水移於始平故嬰冊有靈應而朝那無聞爾雅璧大六寸謂之宣肉倍好謂之璧今曰吉玉宣璧盖取吉玉為宣璧也

巫咸

巫咸河在女丑北其神威靈震耀得在祀典世圖其像右手摻青蛇左手摻赤蛇在保登山羣巫所以上下故安邑有巫咸祠其地袤五十二里廣七里周百十六里誓在石章所以沈於此而告也石麤可礪當時不擇美石以傳豈誓於神者有取於此將圖其可久而存哉嬰不得而泐也

亞駝

王存乂以亞為烏今考鍾鼎銘惡或為亞古人於書盖假借從聲其書自當如此周禮曰其川滹池古文駞作駞守池故沱也詩曰江有沱其字本滙後世不知書學故以沱為滙以駞為沱此宜讀惡池為亞駞不足怪也烏池在周為滬夷水起北地東入河一名滱水九澤一也顧野王考其地在靈邱竹書紀年穆公十一年取靈邱則秦誓於此所以夸大其功而求定於晉也黄伯思學士以烏駞為在烏氏按烏氏在安定郡烏水所出觀

秦方得晉地恐不盡質于安定一郡故知在霊邱為是

書詛楚文後

秦自文世有三石初得大沈湫文於郱又得亞咸文於渭最後得亞駝文於洛其詞盡同惟所用以質於神者則隨其號以異書盡竒古間存鍾鼎遺制亦或雜有秦文盖書畫始變者也歲久漸以刓鈌因据舊本得其完書此秦人底誓於神敘國之信作盟詛之載詞者也大沈故湫在朝那當漢安定郡方四十里亞咸祀在安邑

巫咸山下臨鹽水亞駝則在晉為漚夷其傳自周秦為著祀則底而致信於禮則然其在盟詛於主要誓大事在盟小事在詛若詛誓而求猒則惟後世末俗行之非古也秦楚之會著於書者不詳見不知其同盟者凡幾何歲而質於神者如是衆也當其時唯岐陽之盟最盛且顯餘不見於書今考其詞若出一時又不知其一日會盟安得親質秦都又遍朝邪靈邱耶前世疑楚無熊相而秦楚初未相搆豈有相趣以十八世之盟誓哉然

春秋時楚本熊穴後世以熊為號又以其傳自熊霜又謂熊相其間如熊相禖熊相宜僚熊相祈而姓書熊相為芊姓方其盟質於神楚亦再世失秦則詛盟宜非一人古者列國有書類不主名其告於神亦惟曰嗣王則楚以其姓出其稱也然自成王後其見于經者盖平王以無忌取秦女昭王已而秦使子蒲子尾赴難其在威懷間始合盟然則謂十八世者亦可得而見也今曰昔我穆公及楚成王親質大沈故湫夫以其時考之楚成

王十三年而秦穆公立其相與假尊周者葢二十三年雖不知其在何時親質然知其會盟之日最為長且久也然質于惡池安邑湫淵果知非一時其為詛且宗祝分致以告於神矣且楚自成王十八世為莊襄其頃襄時楚猶盛故秦以連衡為雄楚以約從為霸當此時天下諸侯不歸秦則歸楚楚使諸侯析符求合亦可謂威強盛大宜秦人之畏也張儀以地詐楚則齊與楚合今視其詞則有新郢及郝是則啇於也其後秦虜屈匄楚

悉國兵復與秦戰則所謂刬伐我社稷伐滅我百姓而秦猶分漢中以和楚然則背犯盟而詛於神者此其為秦惠文時也懷王死頃襄王立當時猶以天下之勢在楚故謂楚之故地漢中林鄘可得而復山東河内可得而一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於是襄王復與諸侯約從則所謂率諸侯之兵以臨加我然則秦之詛楚為頃襄也嗚呼丞闕之詐則沒而不書及郲長敖猶謂楚人倍犯盟詛一作詛志其神而公怨之其自以為求信於神者

安也然文辭簡古猶有三代餘習非之罘琅邪可況後先此其爲可傳也

秦權銘

秦權銘曰二十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爲皇帝乃詔丞相㾗綰法度量𠟭不壹歉欵者皆壹明之此始皇帝詔也又曰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法度量盡始皇帝爲之皆有刻詞焉今襲號而刻詞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

此銘故刻左使無疑此二世詔也昔開皇二年長安得秦稱權旁有銅塗鐫字即此銘也家訓所傳則從鼎而此從貝為異許慎說文兼有二字蓋籀書文異壹從壺昆吾圜器其從吉聲也壹為專非數也其以權量專明之所以一度量于天下秦無道則甚矣其制法立器蓋不苟如此字尤奇古如三代鼎彝舊文顔之推嘗被詔寫讀謂史記隗林當從權作狀書傳久遠或轉譌至此今世得此銘者其器不一皆法制之物故得著焉

秦權銘

李元吉得秦權銘前詔與世所見盡同其後詔曰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法度量盡始皇帝為之皆有刻詞焉今襲號而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詔故刻左使毋疑則與世所見字異其後又曰平陽斤平陽為晉邑則所置隸守也按史記秦紀二世元年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為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為之

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此詔今見於金石不一其詞故自不同太史氏所記亦其一也按權一物具前後詔書皆刻金為之古者鐫刻金石有其法漢後惟見刻石有存于今而刻金之工殆絶世不得傳然世亦有鈞同此而無刻字秦雖廢法立制其權量固同天下而刻銘疑内府所守其餘官府具得受之故能備前後詔然今時所見猶有數器皆刻此詔當其時其在四方應

官府所在得受以為制此詔在民間以此為數而凖取其平未必盡有刻也

秦銘

京兆田氏世得銅鍰一其制即始皇帝權銘又得方版纔三寸有竒挍以漢度得五寸其刻銘則秦二世詔也往時文與可得此二物蓋其一時所制而鍰為前詔方為後詔疑兩代異器偶相合於此余考之即古規矩之器也古者定法立制始於權平於衡衡連生規規為榘

規榘自是器名故以寓方圓之法後世不知其瀍徒守其名卒至不知規榘所在此其為方圜者且得有法數度量可考於其閒耶孟子曰規榘方圜之至也為規榘以得天下之方圜則不可無器以寄其法使人就而正也韓子曰規有𥗉荀子曰五寸之榘盡天下之方夫規之圜也其至於𥗉則失其圜也此名法之所守也榘方也不失其方故能盡夫天下之方古之制器左旋見規右折見榘規榘凖繩四者皆器也故曰大匠與人規榘

使知方圓之法至於棄規榘委繩墨而得方圓平直者吾弗知也

嶧山銘

陳伯脩示余嶧山銘字已殘缺其可識者僅僅耳視其氣質渾重全有三代遺象顧泰山則似異疑古人於書不一其形類也嶧山之石唐人已謂棗木刻畫不應今更有此然求其筆力所至非後人摹傳搨臨可得故象故知摹本有至數百年者頁鄭公嘗得此本益可信也

嶧山今謂鄒其記曰始皇乘羊車以上其路猶存即邾文公所卜繹地酈道元曰始皇觀禮於魯登此山命李斯大篆勒銘山嶺名曰晝門其文考史記多不合豈傳者誤邪魏武帝使人排倒猶有求者不已秦則無道而篆刻顧後世不及故世以為法取之不窮其後邺落供命不給聚薪其下縱火焚之遂至刓缺然不應遂無存字昔唐人嘗取舊文勒石故謂後世所摹皆新刻然碎碑未絶故是好竒者猶得搨本余有之不逮此本完也

泰山篆

泰山篆秦丞相李斯書慶歷庚子歲宋莒公惜其殘剥摹石于東平郡凡四十七字江鄰幾治奉符恵四方求者日至厭于供命則又刻其字于縣廨按其文秦二世詔也史記載始皇帝上泰山立石封祠下禪梁父刻所立石詔書其敘廵狩以時不書封禪事立石書詔非緣封禪發之疑史記自誤二世元年東行郡縣並海南至會稽盡刻始皇所立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如此則泰

山刻石始皇帝所立始皇詔書刻其三面二世詔宜在其陰今石南面為二世詔書始皇帝刻詔書乃在北西東三面蓋石仆而後人起立植之以其一面稍完故立之南鄉此其故也河間劉跂嘗披抉剔去其翳蝕處得字九十有八班班可知以史記考之其詞可讀明年余至泰山就視其石高纔八九尺方面二尺餘以亂石培其下昔所建立蓋鑿石為穴下寢其中歲久摧仆則後人累石固其趾以存至字則止此未可以久遠期也考

其詞窺音䡝遠音鄰親黎民大義著明史作休明陲于後世史作爪于後世皇帝躬聽史作躬聖男女體順史作理順且刻詔書金石皆史誤以詞可得證之然昭隔内外或謂為融古字相借不然則格與隔不可兼用也陲為邊陲若垂後世則當作爪說文甚辨慎不應爾見泰山篆字疑其字誤慎書雜以古字論撿押也曰施于後嗣石尤可考益為昆字昔衛宏嘗謂古一字有兩名者就注之御史大夫則夫夫也莒公亦曰夫中有大如千人

書千千今考禮記檀弓曰夫夫是也則字蓋如此此李斯所得据也大人貫簪為夫則大夫同文義亦可知嗚呼三代書名至秦焚滅盡之後世不得知先王命書之意惟秦文是習此其禍天下後世其有窮耶後世無所考書名論辨字意則猶以是為据蓋亦敝也篆文於後世為工然況之三代此其為夷狄異俗之法以亂中國者君子則宜過而不問也昔漢儒謂秦廢先王書李斯欲以其書傳後世以愚黔首然黔首卒叛秦而不可愚

至於其書在者後世諸儒方共解詁以傳而三代書名幸有存者則隨棄不録然則秦之為患其足以愚後世者余於此知之矣非秦能愚人諸儒盖自愚而不知也

金人銘

李次升示余金人銘曰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以為郡縣正法律同度量大人来見臨洮身長五丈足六尺謂得之卬中金人脇下余考之此秦金人銘也何以至此昔秦以長狄十二見于臨洮長五丈餘以為祥鑄金

人象之其重二十四萬斤坐阿房宮前當漢而徙之未央宮王莽嘗鐫其膺文則此銘知不得傳矣其後董卓以其九鑄錢而石虎以其三置鄴宮苻堅取之後置長安以其二為泉其一適至陝而堅亂民以其勞苦患之乃排陷河中戴延之曰翁仲所投故河流湧起然金狄亡矣為此書者其自秦權而成之寄於金人然字奇而古猶在銅鍰伯仲間也

程邈篆書

李季忱示余程邈篆四簡簡十二字余考之自漢以後書篆書所不至也篆瀵督得嫦匾應勢故筆力常有餘此書盡之或謂書家但言邈在雲陽獄初從簡便作書主於隸徒故號隸文當多事時用之適當遂公行之邈不更為篆文篆自史籀後李斯因之作為小篆由漢逮今不能改豈邈與斯當秦之世固嘗為此篆文不可考也張懷瓘曰古文謂孔子壁中書篆書史程邈作也隸書程邈所獻也初未信此言逮得李忱所藏刻銘於是

信之知唐世書多懷瓘自有據也

廣川書跋卷四

廣川書跋卷五

宋 董逌 著

古鎗銘

田仲方得古銅器於白馬河岸説者傳以為龍梧疑陵寢中器也宣和五年余来闗中與仲方會長安因示余龍梧考其制有首龍也其旁刻飾雜有花草蟲獸足分類危其識曰互苍考之古字當讀為亞鎗蓋古文尚書滄從苍鎗為倉古文從省如此漢制東宫給銅龍頭鎗

則此器也其曰亞者錧亦非一當有序而陳者昔人因火欲出銅錧誤出熨斗乃曰錧被燒失脚觀此便知錧為有足器矣可以信也

谷口銅甬銘 大業三年三月改斗稱一依古法正用小斗小稱小尺以合於律吕度數

銅甬銘曰谷口銅甬甘露元年十月計掾章平左馮翊府容十斗重四十斤劉原父以校今權量容纔三斗重纔十四斤爾漢武以累黍定律至宣帝時權量審矣考之於古其斛名曰律嘉量方尺而圜其外庣音挑旁九釐

五豪冪百六十二寸其權銘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劉徽以魏量校之斛容九斗七升四合有奇則魏斛大於漢制梁陳以古升五升為斗周則以五升當官斗一升三合四勺矣一斗實重六斤十二兩公孫宏依漢志修稱尺與律權石等梁陳依之齊以古稱一斤八兩為斤隋氏不用律制但以古三升制為一升古三斤制為一斤傳曰魏齊斗稱於古二而為一周隋斗稱於古三而為一傳本論以大人同儀主事各二人為隸古

盖當時筆畫可以貴也方時嘗遣儁士張叔等十八人東詣博士受七經還以教授至武帝皆徵入為王官按叔名寛世稱之七車張任博士作春秋章句十五萬言今於題名可考知蜀學比齊魯自文翁倡之余每升其堂考其題名裵回歎仰未嘗不移日也

權銘

銘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有新氏造按漢志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為斤一百二十故謂之權石五權

之制以義立之以物鈞之其餘小大之差以輕重為宜圜而環令肉倍好者權與物鈞重萬一千五百二十銖當萬物數此元始定制也莽號新室權銘旣著之矣方晉之末校尉王和掘得圜石其銘如是當時以為瑞叅軍續咸曰王莽時物也故以是傳之不知所存有幾而此銘葢一時所同制也

素洗雙魚洗列錢洗

政和元年饒州得素洗二雙魚洗六列錢洗一其四銘

曰永元元年其二曰元和二年元和漢章帝之八年所改永元盖和帝即位之元也而洗飾以魚盖古之制如此其用錢文自漢為之盖以錢為泉其以類取也又有隱起篆富貴昌宜侯王字紀談以富貴昌為蜀昭烈鑄器之銘今紀年元和永元知漢之制也如此矣唐開元九年許昌唐祠得古銅尊隱起雙鯉篆書文曰宜子孫當時以為瑞應宣付史館考其器殆亦洗也唐世古器見者尚少故皆不得其名但見有足以承則皆謂之尊

觀顯慶中得洗銘作長宜子孫當時不知為洗則宜開元以為尊也

章帝書

要録謂章草本漢章帝書也今官帖有海鹹河淡其書為後世章草宗其取名如此以書考之非也此書本章奏所用以便急速惟君長告令用之臣下則不得建初中杜伯度善草見稱於時章帝詔使草書上奏然則章奏用草寔自章帝時不可謂因章帝名書也元帝世史

游作急就章解散隷體書之其後用於章奏爾蕭子良不知其初迺謂杜操始變字法謂之章草然伯度在史游後實二百年矣不可謂其書始於操也

窆石銘

元祐二年永城下得石如豐碑其上刻銘曰沛國臨濉時窆石室永建六年五月十五日太歲在未所遭作大吉利時窆石室候来歸我有之按永建漢順帝即位之元其年爲辛未則謂太歲在未是也傳曰窆器豐碑之

屬然古之制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而周制及窆以度為邱隧共枢之窆器盖豐碑謂斲大木為碑形如石而窆為横木盖豐碑之上所以下紼其器不得同者古者君封以衡大夫以緘衡則以木横之棺傍緘則直以紼繫之不得以横木其上也鄭衆曰窆謂葬下棺也讀如汜祭之汜左氏謂之傰檀弓謂之封昔人謂其聲同也盖周漢之聲與今自異其事可得考之於此嘗謂墓之有銘在漢則杜鄴甄豐然樹之於外其後如繆襲輩

刻官代納之壙中皆在永建後然刻銘墓中不知何時而於所見者永城窆石最先他銘志得之知其所由来遠也

韓明府碑

漢韓明府修孔子廟碑其文雖剥缺然可句讀得之明府名勑字叔節歐陽永叔嘗謂書傳無以勑命名者秦制天子之命為勑漢用秦法當時豈臣下敢以勑自名者也考之字書勑字從柬謂誡也王者出命令以誡正

天下者也按韓明府自名勑爾古者以勞賚為勑勑為賚音其文為徠别體當南齊時有劉勑為始與内史則古人名勑何世無之豈於此疑哉往時文嘉謨作縣樓架勅書於昌樂榜為敇書蜀中縣多作敇者説文敕自音策謂馬箠也敇音竒謂木别生也嘉謨葢勛之子勛有書名不知敇非勅字其子不能考古誤以為勅可不戒哉

樊常侍碑

漢常侍樊安碑安永壽四年二月卒其後勒碑序所歴
官今碑在唐州湖陽安故湖陽人也桓帝永壽三年是
為延熹之元實自四年六月以改則在二月故猶為永
壽但立碑在後自宜以延熹為据也漢自延平故制壞
矣中常侍黄門增舊三倍於永平又改璫黄金而貂右
矣其勢傾天下觀東觀漢記書宦者盡叙其所承本系
如孫程曹騰為唐叔振鐸後則史氏畏避不能直筆其
於序事可得据耶今碑叙自中黄門遷小黄門又自此

遷常侍或疑其制蓋漢中世常侍千石小黄門六百石中黄門三百石中藏令六百石掌中幣帛金銀貨物其序自應如此蔡倫自小黄門遷常侍而中黄門非大功不得躐小黄門以進此可得考也漢又有中宫謁者書内從僕射謁者主報中章宦者漢制主中文書則左右史也此皆不屬少府而自為一職其制已極宜其能亂天下而卒以亡漢也

孫叔敖碑

楚相孫叔敖碑漢延熹三年五月二十八日立固始縣令叚君夢見因故祠架廟堂屋以存其後故列於斯又按叔敖相楚其事著於列子莊子左氏吕氏春秋賈子說苑等書太史公作史記不詳見而此碑當桓帝時能自叙列又多異聞疑當時自有書以傳可得據而成之今考史記優孟為叔敖衣冠抵掌談語其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為姦觸大辠身死而家滅貪

吏安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召叔敖子封之寢邱至碑則曰叔敖病甚臨卒將無棺槨令其子曰優孟曾許千金貸吾孟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雖言千金實不貸也卒後數年莊王置酒以為樂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功即忼慨高歌曰貪吏而可為而不可為廉吏而可為而不可為貪吏而不可為者當時有汚名而可為者

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為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為者子孫困窮衣褐而賣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涕泣數行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孟具列對而求其子封於潘國下溼境埆人所不貪遂封潘鄉潘鄉即固始碑史於文雖異其謂因困窮而後封者則同也昔叔敖曰楚人鬼而越人畿可常有者惟寢邱至其後猶子孫守之似不因其窮困而受封況寢邱自是叔敖所命於其子者子孫能守不廢又何

至乞食優孟而後求封此地哉皆不可信也歐陽公嘗言非此碑不知叔敖名饒余求於書自漢安順後諸儒鄉壁虛造無所檢括竟為異說使學者竒偉所聞樂附從之如伏生為勝毛公為萇子贃為宓此皆西漢所不書也其𦗟劭謂公羊為髙穀梁為赤阮孝緒以穀梁為俶沈以仲叔名責此不得知也至不知其時則又妄論之矣何休以公羊漢初人縻信以穀梁當秦孝公時而西漢皆謂子夏門人如此者衆也不知何考之焉啖助

曰西漢諸儒猶不能定其時代及名字而後代妄為記録此碑所謂叔敖名饒余於此則有疑焉

泰山都尉孔宙碑

漢泰山都尉孔宙碑延熹四年書其序舉孝廉歷元城令泰山都尉此其所居官也曰躬忠恕以及人兼禹湯之辠己昔人謂漢世近古猶簡質如此以禹湯用之泰山都尉亦自不類謂辠己尤不得施於此也且宙之請不過當引過自居不以予人然便為辠己亦於書何取

漢世文物至東京衰陋已如此嘗怪三代文字之盛其
見於鐘鼎簡冊不入詩書尚多有之渾厚尊嚴如冠劒
大人黼黻以朝坐清廟而走羣后使人仰俛有愧後之
人拘廹自囚如餓隷羈虜左右望畏而愁歎喑嗚之氣
鄉人悲咤又如宦豎宮妾宷諱忌之甚則俳諧如庸倡
笑侮求説一時故皆不得逞夫熊弁射虎氣已貫金石
矣其放矢復省則意已避石故不能中也文章以氣為
主君子養氣配道與義死生威武不得移之故其言深

純渾厚放乎江海之津者使人望洋鄉若不得其涯涘也彼其肎低首求售顧一切忌諱牵攣自拘遑遑然求合而不得也詩稱文王克昌厥後其在武王明發不寐其在書則曰無若商王受古人於文無忌如此其氣固已蓋天下矣宜見者聳動吁可畏而歎也余讀屈原書以朕自況周秦六國間凡人相與言皆自臣也秦漢以後禁忌稍嚴文氣日益凋喪然猶未若後世之纎宻周細求人功皐於此也昔左氏書子皮即位叔向言罕樂

得其國葉公作顧命楚漢之際為世本者用之潘岳奉
其母稱萬壽以獻觴張永謂其父樞大行届道孫盛謂
父登遐蕭惠開對劉成甚如慈旨竟陵語顧憲之曰非
君無以聞此德音鮑照於始興王則謂不足宣贊聖旨
晉武詒山濤曰若居諒闇情在難奪夫顧命大行慈旨
諒闇德音後世人臣不得用之其以朕自況與稱臣對
客自漢已絕於此況後世多忌而得用耶顏之推曰古
之文宏才逸氣體度風格去今人實遠但緻緝疏朴未

為密緻耳今世音律諧靡章句對偶避諱精詳賢於往昔之推當北齊時已避忌如此其謂綴緝疏朴此正古人奇處方且以避諱精詳為工音律對偶為麗不知文章至此衰敝已劇尚將倀倀求名人之遺蹟耶吾知溺于世俗之好者此皆沈約徒隷之習也

西岳華山碑

西岳華山碑後漢延熹四年弘農太守孫璆建書曰五帝巡狩五岳立宫其下宫曰集靈殿曰集仙昔歐陽公

譽子則豈為無父漢人尚讖緯其論每若此彼以漢高祖為雷電感大澤中以生則追敘堯事相配且為堯之後雖帝王之興必有禎祥不應怪詭至此劉焯嘗謂左氏稱在夏謂陶唐氏其處為劉氏非魯史本文廼漢儒欲其傳特為此語以漢出堯後獨堯左氏為有明文以此求重於世孔穎達特信其說觀此碑所録與許慎立論則焯之說有所推考之矣昔皇甫謐以穀城為陽城而碑作成陽集古録以碑為正余按成陽本成伯國地

記謂在濮州雷澤述征記曰成陽東南有堯𠛬則成陽惟謚為誤他書皆得證之延光四年書祠唐堯於成陽古未嘗亂也

蔡邕石經

經廢於世無所傳聞久矣當秦未滅詩書其學已失舊法世傳不可復求而得之況其在後世耶漢承秦亡雖起而盡收於溝渠臭爐間然缺殘湮淪無復全學諸儒妄度聖人隨誤釋謬方將訓習章句不得其序其能得

之道全以求聖人之意而不失哉至其不得於言則疑於經不得於經則疑於學師習各異黨學相伐至改滋姦周由等以就其學有不合者則私定泰書以應其誤獨蔡邕鐫刻七經著於石碑有所撿据隱括其失而周盡當時號洪都三字其異文者附見此於已殘之經得收其遺逸而僅存其可貴也纔三十年兵火繼遭碑亦損缺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為七經正字後魏武定四年移洛陽漢魏石經于鄴魏末齊神武自洛

陽徙于鄴都河陽河岸崩遂没于水其得至鄴者殆不得其半周大象中詔徙鄴城石經于洛時為軍人破毀至有𥢶載還鄴者船壞没溺不勝其衆也其後得者盡破為橋基隋開皇六年自鄴京載入長安置于祕書内省議欲補緝立于國學會亂遂廢營造之司用為柱礎貞觀初魏徵始收聚之十不一存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祕府當時考驗至詳謂不盡為邕如馬日磾數輩相與成之然漢隷簡古深于法度亦後世不及故無存之

趙綽曰唐造防秋館時穿地多得石經故洛中人士逮今有之考當時所得已是漢世所遺沒而得者國初開地唐御史府得石經十餘石此又唐末淪沒之所出也

石經尚書

祕書郎黄符以石經尚書示余為考而識之蔡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奏求正六經文字邕乃自書於碑大屋覆藏立太學門外號鴻都石經屋覆四面欄障開門於南河南郡設吏

卒視之昔朱越石與兄書曰石經文都𨷖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接太學在南明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三尺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四十六枚元魏時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毁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毁禮記但存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當是時尚有碑十八蓋春秋尚書作篆隸科斗復有周易尚書公羊禮記四部陽衒之曰石經尚書公羊為四部又謂春秋尚書二部書有二經當是古文已

出衘之出北齊謂得四十八碑誤也洛陽昔得石經尚書叚殘破不屬盖盤庚洪範無逸多士多方總二百三十六字其文與今尚書盡同閒有異者纔十餘然則知古文尚書盖已見於此或曰魏亦作石經安知此為漢所書哉余謂魏一字漢為三字此其得相亂耶且曰天命自度碑作亮恵鮮鰥寡碑作恵于矜寡乃逸既誕作乃憲既延治民祗懼作以民肆高宗享國五十九年作百年以書攷之知傳受譌誤不若碑之正也方漢立學

官書惟有歐陽夏侯其書雖不全見今諸家所引與古文尚書全異不應今所存古文反盡同也疑邕既立二書則或當以古文自存矣王肅解書悉是孔傳便知魏去漢世未遠肅得其文不然不應又盡同也晉內史梅賾闕舜典而當時猶疑知古經已廢于漢魏不爾肅得自私使世疑耶余知至晉其書已絶今考杜預釋左傳以古文為逸書又知歐陽夏侯所傳殆異於古文其知者於此乎考之

石經論語

石經今廢不存或自河南御史臺發地得之葢論語第一篇并第十四篇為一碑亡其半矣其可識者字二百七十又自第十八篇至第二十篇為一碑破缺殘餘得五之一其存字為三百五十七以今文論語挍之其異者若抑與之與為意與之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作未見好仁惡不仁朝聞道夕死可矣作可也有三年之罘於其父母無乎字惡居下流而無流字年四十而見

惡焉無焉字鳳兮鳳兮作何得之衰往者不可諫也來者猶可追也今本皆異執輿者為誰而作執車者為誰子是魯孔丘與曰是然後曰是知津矣比今書多二字耰而不輟作輟夫子憮然植其杖作置其斯而已矣作其斯以乎子游作子斿而在蕭牆之內作而在於蕭牆之內凡碑所存校其異者已十五之一矣使鴻都舊書盡存則其異可知也夫以邕之所定雖未盡善然漢儒學專其校定衆家得正譌誤多矣此猶是千歲舊書比

今兵火之餘師學已久廢其庸得論當耶

朱龜碑

余得朱龜碑廼考次其文曰龜字伯靈察孝廉除郎中尚書侍郎以將事去官于時益州夷侵寇以君為御史中丞討伐鮮畀侵犯障塞復舉君拜幽州刺史吳玆曰序集古謂龜事蹟不見史傳其僅見此碑者如此余曰文忠偶未考耳龜事見漢書甚詳華陽國志曰靈帝熹平中蠻夷復反益州太守雍陟遣御史中丞朱龜將并

涼勁兵討之不克朝議不能征欲依朱崖故事棄之大尉掾巴郡李顒益州太守與刺史龐芝伐之徵龜還顒將巴陵郡版楯軍討之皆破後漢書記熹平五年諸夷反叛執太守雝陟遣御史中丞討之不能克朝議欲棄之太守尉掾李顒建策討伐乃拜顒益州太守擊破之還得雝陟今以碑為据則漢書謂夷執雝陟朝廷遣龜何顒擊叛蠻始得雝陟則龜皆非其功故碑自略之其可考也昔常璩書蜀事最詳范曄修漢書多依用之

至謂益州太守雖陟遣御史中丞朱龜則誤矣漢御史中丞在殿中察舉非法其出繡衣持斧墨綬以下得擅誅則太守非遣況龜為御史中丞非朝廷遣之豈更有他任而居外者耶其將并涼勁兵又益州得專而用哉或曰别本國志有蠻夷復反雖没故益州太守遣御史中丞朱龜討之余曰如此則里學小兒語也雖没故益州太守且何詞也哉而曰遣御史中丞者便為朝廷三府豈不益陋耶

小黄門護敏碑

此碑漢靈帝中平四年立小黄門在漢秩六百石永叔疑其刻碑已盛余考其時孫程以侍御史持節監護喪事乘輿幸北部尉瞻望車騎單超賜東園祕器棺中玉具發五營騎士將作起冡塋侯覽豫作壽冡石槨雙闕高廡百尺其制如此則敏為大碑深鑿屬文見之何足稱異哉其書曰守靜韜光以遠悔吝敏之能與不能未可以此得之然當時以此銘之豈亦慎時之失不得顯

言亦於此稍見其有貴於斯者耶方其時如呂強忠直且不免死既死收捕宗親知當時盖亦有人矣為忠直而受禍其得盡行其志哉余讀其書而傷焉不自意當靈帝世而沈没宦豎中能自抜起於汙濁此其可貴也同時有北海趙祐以博學稱甘陵吴伉善風角託病不與事濟陰丁肅下邳徐衍南陽郭耽稱為清忠不争威權又有李巡與諸儒五經文於石此其尤異者然其可謂宦者遂無其人耶若敏於是余知其上不得如巡强

輩以取名自顯然下亦不若忠讜之徒剝罄王室其不得書於史宜也

周公禮殿記

此記在成都學舍顏有意撰昔廬江文翁治蜀初立學成都作講堂石室開二堂左溫故右時習復作周公禮殿畫孔子像盖古者以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故學必祀周公以孔子配之自開元後制度廢棄惟此存爾可以考也其後遇災太守陳留高眹隸釋作眹修立增二石

室更於夷里橋今學石室一為高眹眹自有功學者故其室至今與文翁俱傳在漢為蜀守以勸學為本二人之存爾可以不廢也昔人嘗疑眹非制名可稱於臣下者自秦漢天子所為稱豈復可存耶流俗謂為髙勝至宋瑋洗視知為髙眹范蜀公嘗為人道之甚詳余嘗至其處求字畫得之實為眹字知在漢猶未有嫌不必曲辨眹為勝也蜀書有髙勝為郪縣人昔人疑其為守非也魏文帝時夏侯霸為右將軍霸父眹嘗仕於漢可信

也

四皓神坐

神坐西漢所書鑿石為位以為祭也一曰圈公神坐二曰綺里季神坐三曰夏黄公神坐四曰用里先生神坐重畫深鑿其書甚完知漢人去秦不遠其相傳必不誤昔王元之在汝水以詩寄畢文簡曰未必頸如樗里子定應頭似夏黄公文簡謂綺里季夏當為一人黄公其别一人也元之撿諸書得陶淵明洎唐詩人皆言黄綺

如李白輩亦如此即改去此詩然世亦竟傳自是人皆以文簡為据余得四皓神坐知元之非誤但昔人論四皓或言園綺或曰綺夏不必盡舉首字取之順則用之或淵明自讀作綺里季夏不可知也周燮曰追綺季之蹟世説曰綺季東園公夏黄公用里先生謂之四皓姓書有綺里先生季其字也則為夏黄公無可疑者風俗通楚鬻熊之後為圏考之陳留志圏公自是秦博士周庚以常居圏中故謂圏公昔圏稱撰陳留風俗記蔡邕

集有圈典魏有圈文生皆其後也古者用與祿同文故樂書作緑鄭康成於禮用皆作祿陳留志作角唐李涪嘗辨之

君子公昉碑

此碑巴郡漢中太守郭芝立石碑祠下書其事者余見其已異也昔公昉以藥塗屋柱飲牛馬六畜翛然與之俱逝神仙變怪不可以常理論之然雞犬皆仙昔淮南王安或為其說如此余見淮南以辠誅死知其為說者

安也公昉事雖增異矣然可以不信者於事則得為概見也昔葛稚川謂仙人可以盡求其言劉向所說列仙傳自刪秦大夫倉書中出之洪又采其遺者中黃仙人石光康鳳子崔文劉元藥子長李文尹子張子和王柱董君異衛叔卿梁伯而謂李八百為唐公昉作傭客後八百偽病公昉為廢數千萬不以為損又作惡瘡公昉與其妻妾舐之其瘡盡愈以丹經授公昉公昉入雲臺山中合丹丹成仙去洪之傳如此不聞其與六畜俱逝

然碑立於漢而洪為書在後洪不取此知其謬也洪嘗論藥可飲牛馬鳥獸令其不死則如公昉事正洪所欲得而不以言則知當無其傳彼果有傳人亦不以信也抑雖稚川好奇亦不謂其傳可信耶大抵世人喜道怪然理之所在可以考也

天禄辟邪字

鄧州南陽北有東漢太守汝南宗資墓墓列二獸其高八尺角而鱗分鬣曳尾過壯大左曰天禄右曰辟邪

皆刻膊上字不盡爲隷法葢篆之變也漢自光和後碑盡爲隷至書其額或作篆亦時有馬大體皆爲偃波埶而此石所書獨多篆法知漢隷之有如此者以篆尚存也按書志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爲天禄兩角爲辟邪無前角者爲浮都禄又爲鹿傳曰辟邪應瑞之獸也五色光煇長尾善知星變故其見于時著瑞應也封氏曰秦漢以来帝王陵前有騏驎辟邪象馬之屬人臣墓刻石虎羊以爲儀衛其在唐有制然資以御史中

丞而墓刻辟邪盖漢無此制也昔交趾獻獸麟首一角而肉鱗當時不能識其後沈括察其形謂是天禄然當時所獻無鱗甲五色但皮肉隱鱗不説長尾未得便為天禄也

太尉楊震碑并陰

漢既衰敝士俗流於容説俗儒不知名義所處震於此時拔然自振流俗間以直節峻行激發汙濁天下矯首鄉風知名節為重持禄保寵有顧死而不忍為者孔子

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當震之發大難奮大義直指利害吾知震之死者非不幸也觀其門生故吏可謂衆矣而髙舒楊倫輩方且卒天下而禍仁義以抗言為直以犯難為義以殺身為仁至摩礪激訐以進斷者為得事君之道其觸機投穽以陷患害相趣而不顧卒成黨禍而漢以亡夫為名節者本以成身吾見其身之禍求以治國家而國家卒以亡矣盖行仁義而不知其道者也

光禄劉曜碑

劉曜字季尼此碑可識者餘不完難句讀碑首書曰漢光禄勲東平監劉府君余按劉氏本范氏後自秦而反其故處者為劉氏則劉當為留說文留從戼户開為卯卯為春門户闔為酉酉為秋門則留自從戼戼為酉之省文故知留不從卯劉姓則不從刀也當漢季世緯書既出故言卯金刀者劉也學者不復考古妄意求之昔許慎以劉為鐂其轉而為劉者以田易為刀也然姓書

周之大夫有食菜於劉者此畿内地也因地以為氏則與漢姓異出但不知古文劉者其書與漢如何故凡漢姓自當為鐳或以為畱南朝有畱異或以為出留侯非也特漢姓不失其本者如此

橋太尉碑

李元仲示余斷碑盖從地得之昔為礎也故其剷鑿不可盡見惟曰公諱玄其下已缺又曰濉陽人知其為橋公祖碑也公祖故臣門人述其言行銘于三鼎勒于征

鉞官籍第次書之碑隂世或傳之此碑葢司徒崔列廷尉吳整刻列石者猶可於此書見之余謂玄在漢世無大事功惟疾惡破姦為務葢剛介一槩之士當其時所薦達多在顯位故名猶傳又如魏武於其微時玄則識之故其後世名益顯也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廣川書跋卷六七

詳校官中書臣孫溶

檢討臣德生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駿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謄録監生臣莊瑩

廣川書跋卷六

宋 董逌 著

鍾繇賀表

昔人辨鍾元常書謂字細畫短而逸少學此書最勝處得於執巧形容然則察真偽者當求之於此其失於勁密者可遂知其偽也賀表畫疏體枝鋒露筋絶不復結字此決知非元常之為也永叔嘗辨此謂建安二十四年九月關羽未死不應先作此表論辨如此正謂不識

書者抜其實爾若年月不誤便當不復致辨邪辨書者於其書晝察之當無遺識矣

皇象隸字

皇象書吴大帝碑在江寧府書雖本漢隸然探奇振古有三代純樸氣自是絶藝非如東漢遺書循一矩律籍蹈綴襲竊而自私也自王志愔定録古今書而象已在著録中至庾肩吾以象品入上中其後李嗣真因之不改不知當時所定果何据也羊欣稱象善草書世稱沈

著痛快而張懷瓘惟稱象小篆入能品其他不見稱於人今官書有象章草帖故自精深奇崛前世獨不言象為隸字何也意謂既以書入品第則或不盡著其言又諸人或有兼數書著者此又不可知也余疑此碑近出書畫尚完故是前人未見當其評書時不得眂睨於其間也不然書隸至此而可遺其品目哉象尺書曰太子屏風在此已乆而未得之又曰想必醉令作鱧魚梅羹相待其自矜持如此

七賢帖

長安李丕緒得晉七賢帖世疑劉伶作靈李氏謂史容有誤然其字伯倫知為伶也書尤怪詭不類然昔經范文正公歐陽文忠公蔡文惠公諸人題識故後世不復議余昔于官書中見山濤阮籍嵇康書皆入作者閫域而不見劉伯倫書不知今所傳果何所從来而得其形製哉余見梁世自有劉伶善書畫當世號文學士豈此書是耶唐初購書以金故人得偽造以進當時李懷琳

好為偽迹其用意至到或謂亂真昔人謂急就章為王逸少書七賢帖假云薛道衡作序缺三字裴禕持以質錢其所用繭紙皆謝道士所為尤便臨書故懷琳所為書皆繭紙無薛道衡序此蓋後人所為得劉伶書因以付之故其詭異不可法度約者此正衡玉而賈石也紹聖三年余過長安邵仲恭得此摹本誘余跋其後

別本七賢帖

嵇舍云衆口異賈羣目改望陸景云衆口毀譽浮石沈

木今此一書致略失而論者異詞欲来者不惑不可得也世人信耳而不信目故於書少有自斷于胷中者苟惟人言信之故凡造妄架僞者舉得進也前人評畫謂耳中有畫目中無畫余於評書亦云

司馬整碑

晉宣威将軍南鄉太守司馬整頌泰始四年巳巳建書為隸古氣質渾厚與鴻都石經可一二挍也碑言整安平王孫義陽王之子仕魏拜郎中中郎議郎諫議大夫

騎都尉給事中治書侍御史咸熙二年出臨宛郡加宣威將軍就郡拜庶子泰始三年十一月使者奉詔冊命為南中郎將統茲宛郡今考晉書整義陽王望之子初奕為義陽世子奕卒整嗣封清泉侯追贈冠軍將軍自郎中議郎史不盡書如宣威將軍中郎南郡守則見於法書而史氏闕之碑自泰始四年建則侯于清泉皆自宛郡後然頌曰出臨鄗郡自託于詞亦何陋也漢之衰文物隨弊至晉不勝淺陋殆無前人一言一語雖政教

汙隆文章與時高下然自是氣質卑薄至論述次第亦已失當此可怪也聱在當時葢公族一少年名爵未立頌至謂稟乾坤之純靈兹聖賢而誕興其在南郡謂洪恩淪乎不測覆養包乎無外巍巍之功揚于仄陋其受冊命慶雲隨之夫儗人必於其倫非其倫者人亦不得受之文字之壞至此可歎也

太公碑

太公廟碑今在衛州共縣晉太康十年立其文可識曰

太公望者此縣人太康二年縣之西偏有盜發冢而得竹策之書書藏之年當秦坑儒之前八十六歲其周志曰文王夢天帝服玄禳以立於令狐之津帝曰昌賜汝望文王再拜稽首太公於後再拜稽首文王夢之夜太公夢之亦然其後文王見太公而訊之曰而名為望乎荅曰唯文王曰吾如有所見□太公言其日且述其言臣以此得見也文王曰有之有之遂與歸以為卿士其紀年曰康王六年齊太公卒盖壽一百一十餘歲史記

謂東海上人西伯與語大説曰自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又曰呂尚處世隱海濵西伯拘羑里楸宜生閎夭素知而招呂尚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為文武師益不得其詳乃廣徵異説其謂東海上人則得于孟子其先君望子則得於墨子至拘羑里則戰國辯士之論也灼龜而得兆立以為師今緯書有之曾不知諸侯無太師而東海時避紂爾則得以為卿士其説是也詩曰維師尚父則知為武王師也竹書最

古當魏安釐王時國史也則所書宜可信其言服玄襛而說文無此字惟曰漢令解衣耕謂之襄而衛宏字說與郭昭卿字指曰有之知許慎所遺古文衆矣昭卿因宏以有記非得是碑豈知宏之為有据哉晉紀言咸寧五年盜發汲郡冢與此碑異知史誤也

月儀

世謂毋邱奥碑比蔡邕石經無相假借惜其書不見於世觀晉人評書以索靖比王逸少而歐陽詢至卧碑下

則筆墨妙絶不待見其書然後信也近世惟淳化官帖中有靖書其後購書四方得月儀十一章今入續帖中其筆畫勁密顧他人不能眦睨其間然與前帖中書亦異不知誰定之李嗣真曰靖有月儀三章觀其趣尚大爲遒竦無愧珪璋特達猶夫聶政相如千載凛凛爲不亡今月儀不止三章或謂昔人離析然書無斷裂固自完善殆唐人臨寫近似故其書剞劂逕出法度外有可賫者崇寧三年四月十七日書官帖後

告誓文

告誓文今入晉書傳中昔逸少為王懐祖檄也當時以不能堪摘細事遂脫憤自投朝廷以其誓苦故不强起以官夫迫之陿地不能自遣其情其誓固陋也開元中此書得於潤州瓦官講堂鴟尾其書一字為數體一體別成點畫不可一槩求之如字有横顯異行法變草未甞復出實天下竒作也李延業獻之岐王十二年復出岐王宅被焚則宜世不得傳矣今碑字刻畫過于嚴重

無復前法似是唐經手搨摹以傳陶宏景論書謂逸少自吳興前書猶未爲稱凡厥存蹟皆是永和十許年中自失郡告靈不仕後略不復自書然告誓文已出當時知鵾尾得者别本也貞觀書目已列告誓文武平一嘗見于小函同樂毅論黄庭經共藏便知此本不一傳摹相承不能辨其真贋也

蘭亭序

蘭亭序在唐貞觀中舊有二本其一入昭陵其一當神

龍中太平公主借出搨摹遂亡其一溫韜發諸陵蘭亭復出太宗朝留神書學嘗出使購求藝文諸書當時已無蘭亭矣仁祖復尚書篆求于四方時關中得蘭亭墨書入録字畫不逮逸少他書其後祕閣用此刻石為後法帖今諸處蘭亭本至有十數惟定州舊石為勝此書雖知皆唐人臨搨然亦自有佳致若點畫按量固有勝劣惟彷像得真為最佳也

成都蘭亭

寶月刻蘭亭序東坡居士為讃于後益子由得于中山舊石故今所摹獨傳二蜀中州人或未知也余觀世所傳蘭亭書雖衆其搨摹皆出一人行筆時有異處繁當時摹書工拙惟秘閣墨書稍異更無氣象可求知後人所為不足尚也貞觀中詔令湯普徹搨蘭亭賜梁公八人而普徹亦竊搨出外以傳其書衆播普徹自能書識逸少筆意故雖摹搨自到極處逮褚河南歐陽率更臨蘭亭則自出家法不復随點畫也蘭亭真本世不復知

晉徽典刑猶有存者今所傳皆本于此中山者葢其一也

黄庭經

世疑黄庭經非羲之書以傳考之知嘗書道德經不言寫黄庭也李白謂黄庭換鵞其説誤矣然羲之自寫黄庭授子敬不爲道士書此陶貞白曰逸少有名之蹟不過數首黄庭爲第一貞白論書最精不應誤謬今世所傳石本筆畫反不逮逸少它書觀開元中陸元悌奉詔

撿按言右軍真行惟有黄庭告誓知非楷字矣天寳末又為張通儒盜去莫知所在逦知舊書不傳今所見者特後世重搨疊摹不得其真久矣蜀本黄庭筆墨麤工本皆非可𧶘第以其名存之

別本黄庭經

淇水吕先得黄庭經最為異者見使評之余謂今世所傳黄庭經多唐臨黄庭之亡久矣後人安所取法以傳耶張懐瓘謂逸少佳蹟自永和後而黄庭經永和十二

年書也字孰不辨翩而點畫多失雖摹搨相授有失其初若無勝槩可存縱傳授有据亦何取哉吕先得石書署其年永嘉支離其字尤不近古其永字等頗效王氏變法皆永嘉所未有余是以知其非也

又黄庭經别本

夫求馬者必自其羣口至授以騏驥之任則真馬出矣唐得漢魏晉隋間書多至七百卷於是以黄庭為第一方在衆書時豈無所異而可一槩哉顧世未嘗衡挍而

彈繩之則論有同異不足怪也至稽之法度而脗合眾之體裁而結密索之神明而不竭者於是世知有騂騮矣此當時唐人得舊本摹入石者時見筆意與常見二本及今秘閣所存異甚知唐初選置能盡書矣

畫贊

畫贊世傳晉右將軍王羲之書考其筆墨蹊逕輒不類知後人為之託之逸少以傳也昔王濛子脩嘗求書右軍王羲之為寫東方朔畫贊與之敬仁亡其母見平生

所悉内棺中故知此書不傳久矣唐自貞觀購書逮開元捜訪亦既盡矣校定大王書二卷黄庭第一畫賛第二告誓第三韋挺以畫賛是偽蹟夫畫賛已亡而更出者可知其為偽也今世所傳疑不在韋挺論中彼得存于貞觀而入録當亦有可亂真處今之傳者不能便入貞觀録也

樂毅論

樂毅論世無全文高紳所藏石至海字止以史記校之

四纔得其一爾今世所傳又其摹于此者盖無取也觀梁武帝評書謂此論微麄健恐非真蹟陶弘景亦疑摹本梁去東晉六十年其書不存況今去梁後又數百載中間馮承素已見六本今世所傳亦莫能辨先天中太平敗後咸陽老姬投書竈下是宏景所評已亡矣後世存者可求其真耶

全文樂毅論

智永師謂樂毅論正書第一自梁世摹出其後蕭銑之

流莫不臨學然則此論不傳於世矣陳文帝嘗賜始興王雖號筆力鮮媚殆其臨搨之功勝也秘閣購書則其論全文陶宏景言樂毅論乃極勁利而非用意處故頗有壞字今所得異矣元符中詔摹於石以其書校之殆唐人所書不逮舊本然聖俞恐之謂最奇小字者是也昔王沂公善書嘗求得全文乃自石未破時摹尤為精勁余從其家得之非今秘閣石可比方也

別本樂毅論

舊傳樂毅論誤書兩字以雌黃點正以今所傳校於舊史異者蓋二十八字其文意自不相妨蓋書傳已久不能無誤昔時於秦玠兵部家得别本樂毅論文字完整筆力差劣然校今祕閣石本亦可上下相敵或疑王著之所書也

高紳樂毅論

李摩舊得樂毅論其本乃高紳所藏石過自矜持謂真逸少書沈存中亦謂得前人說逸少諸書多是縑紙惟

樂毅論書於石世以此為据余竊疑其不知何从得此説也昔梁武帝搜采逸少至盡而樂毅論已出當時無石本傳者大抵逸少每為人書多以前人賦論見于世傳之存者如黄庭畫賛洛神賦皆書于紙以授雖修禊序亦不令入石也唐得晋魏諸家字書故嘗評黄庭第一畫賛次之樂毅論又其次也武平一曰太宗於右軍書特留賞蘭亭樂毅論尤聞寳重刅一小函貯之太平公主私取樂毅論以歸及籍其藏咸陽嫗竊舉袖中投

之竈下開元録書但有黄庭畫賛告誓而樂毅論亡矣

貍骨帖

貍骨方今官帖中定為晉右將軍王羲之書唐人謂此本荀輿治勞之方右將軍臨之至今謂貍骨帖梁武帝嘗以古書雜蹟二卷問于陶隱居對以貍骨方是子敬書亦似摹蹟在梁已疑其偽今定為右將軍書果何据邪雖然右軍嘗書此帖或子敬臨之亦不可知也

逸少十七帖

逸少自謂吾書比鍾繇當抗衡比張芝艸猶當鴈行後世論者或異其說至唐然後無異詞信謂其書定出鍾張右而来者不至有議庾肩吾以芝為工夫第一謂繇天然第一而逸少工夫不及張天然過之天然不及鍾工夫過之然嘗考之芝臨池學書池水盡墨繇卧畫穿被於工夫至盡不可謂後于逸少也今觀其書卓犖天成者葢逸少所能其謂積學而至者恐不得筆力妙處觀十七帖者當以是求之

逸少八帖

逸少於書自分今古至於行艸逮永和間極於功力矣故所書紫紙多是少年臨川時蹟至其中年競用麻紙益欲其行筆流便屈折如意蔡邕自矜能書兼斥翰素不妄下筆故點畫無失書法入妙韋誕亦謂用張芝筆左伯紙任及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建徑丈之勢方寸千言觀此益見古人於書益不敢易而為之如此丹陽邵仲恭得逸少八帖經生所書也此當是

唐人善書者為之然流暢晃朗埶若飛動得步武於王良猶有舞交衢之態者也

畣庾元規帖

逸少於書自謂真出鍾草出張後生雷同失其當處敬元謂古肥進之謂今瘦書至瘦硬似是逸少迥絶古人處若更論埶巧形密意疎字緩皆不足者也世傳謂羲之書初不勝庾翼郗愔及其暮年方妙嘗以章草畣庾亮而翼遺書曰張伯英章艸十紙過江顛狽遂乃亡矣

常歎妙蹟永絶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焕若神明頓還舊觀羲之書法正自然功勝豈待積學而至哉議者不知書有天機自是性中一事而學習特求就法度規矩爾至于離方遁圎不守繩墨自作勝槩謂非天得不可也但見庾翼此語便謂初不若翼惜不知此語何所憑藉而知其昔不逮二子耶

硬黄

世有持逸少岀師帖作硬黄紙潰以蜜脾水久之色如

茅屋漏汁紙色盡變以此爲紫紙所書也林子中以兼金購之它日復有持虞伯施書蘭陵王口進本其紙文色理與出師帖一等又購而藏之未嘗致詰也一日持來京師客疑其偽子中不信也大抵世人貴古而不考實一承人之妄至于終身信之不悟葢偽言先入則信言不得受也硬黄唐人本用以摹書唐又自有書經紙此雖相近實則不同惟硬厚者知非經紙也王右軍作書惟用張永乂製紙謂緊光澤麗便於行筆今人不考

其實得硬黄紙便謂古人遺墨曾不若畫像先論縑素而後定世之遠近常得大略也許袤民自杭得逸少十二帖皆靈脾漬也使余評之袤民竟不信

洛神賦

逸少此賦當以為第一今無復存者但子敬所書猶傳疑未可以伯仲間論也謝安石嘗疑子敬不逮父書後世或謂不復可辨且曰外人那得知豈書法雖一藝彼亦自有至處恐非造其域者不能致論也此書摹傳失

据更無神明點畫存爾非子敬書法盡此

洛神賦別本

今世所傳洛神賦余見已四本矣雖王和甫家者號最勝結字踈密得法然不若此書亦自與周子發家者稍異子發謂子敬愛書洛神賦人間宜有數本似未見其餘也昔馬澄評右軍書謂勸進洛神賦諸書十餘種皆作今體知逸少嘗書此賦子敬當是習其家學爾然書錄不記子敬洛神賦其傳之失實將後人摹搨不可知

也字法端勁是書家所難偏旁自見不相映帶分有主客趣鄉整嚴非善書者不能也大觀元年正月為安希古書

子敬雜帖

子敬書如河間年少自不拘束此當行草中也宋孝武學書或真行章草雜在一紙或重作數字或學前輩名人能書者而子敬詩賦賛論亦入此書大似未能得子敬當處此可與論書法之至耶謝太傅善書不重子敬

每作好書必謂被賞太傅輒題後以荅之甞問子敬君書何如右軍曰故當勝安曰物論殊不爾子敬曰世人那得知此帖超軼陵突似欲出其家學宜諸人有逸氣過父者之語也

子敬别帖

暠死咎持宗子某所藏子敬三帖使余評之余謂子敬自少刻意書學似恐墜其家聲中年自造書妙乃父子名家不能涇渭世人故應異論也謝靈運直謂當勝右

軍唐文皇謂如枯查餓隸不知當時何故立論如此人之好惡相異有至是邪子敬謂世人那得知似恐世有妄評者然非筆入三昧豈能於此下轉語莊子曰自大視細不明自細視大不盡今論中令父子者皆視大而不盡也

又子敬別帖

謝太傅悉逸少不取子敬人之好尚各以所見後世論者便以此為据至過有詆訾豈知真子敬父子間邪且

學本家法以意相授非入其閫域者定孰知之或為說曰天公問下方人何衣曰衣蠶一作蠶若何曰喙頭頭類馬色邠邠類虎天公以為護使下問還報乃信西方諸國聞漢人語蠶吐絲而衣亦以為欺也夫妄言者嘗託於無而人或以為有信言者每託於有而人或以為無人之誕信相欺何可勝辨邪後人觀子敬書知其立論者皆蠶說也必有得子敬意者然後可與辨此李庠示余別帖竊有感焉天下之迷於是非多矣何可計邪

王中令帖

晉書評子敬書謂筆力遠不及父而有媚趣逸少作大字壁間子敬墁之而更為明日視之逸少不能辨也若此則父子間本無分處縱復有異豈應其論至此也當文皇評書便以子敬無屈伸放縱豈知法度盡處乃可言筆墨縣解是不知曾求于此也晉史修于唐臣皆貞觀時人其論宜如此

王敬和帖

燕石入笥卞和長號玉石亦自有辨但知者既少則昧者衆矣真贋相眩則偽者常勝後有真者不復察也余觀王敬和帖而傷之仁廟時購法書于四方洽之書落簡揮毫有郢匠成風之埶其帖已具寶章集今入秘閣觀者不求真偽謂真晉人書也余嘗察其書此正唐所摹以畱御府者豈知世復有舊札遺紙存乎今觀李氏所收帖然後可以辨矣世反疑為臨家者是豈不使卞和長號也

羊欣薄紹之帖

羊敬元書出子敬不忘本分薄敬叔書後學大令雖其纖圓骨力克成但乏神明爾然二者同出不能相遠豈書法果自有所至邪後世論欣書謂舉止羞澀謂紹之書功力不足皆失其實也當在南朝時買王得羊不失所望謂紹之篤友凌師豈偶然者耶張懷瓘謂薄紹之羊欣王僧虔康昕王右軍亦欲混其臭味是以二王帖中多有僞蹟觀此帖其有所稽矣唐貞觀中欣書得正

行纔二十餘紙紹之行書四紙僅存不知此帖在唐録中為第幾紙今世藏書家類無二人書此其可秘也

鄧乂碑

鄧乂碑集古録謂考其事績則鄧艾碑也夫艾乂同音葢名乂而音為艾字後世音讀既誤遂相傳如此鄴善長曰濮陽城南有魏使持節征西將軍太尉方城侯鄧乂廟廟尚有乂碑秦建元十二年廣武將軍兖州刺史關内侯安定彭超立當後秦去魏晉不遠宜相傳可考

至其後世音失其讀則升與其字而移矣然則書文之失其得一二而正邪

銅鼓銘

陳叔夏得銅鼓甚大其飾為蚩尤飛廉塗善金而光耀至今不滅其銘曰龍昇元年七月大匠渙按龍昇為大夏年紀而鼓全似西南夷所作今秘閣猶有但其形製小劣無塗金為飾又其文為戲黿水草與此異也崔鴻十六國書叙連勃勃以銅為大鼓及飛廉翁仲銅駞龍

虎以黄金飾之列於宫殿之前疑即此也

廬陵王銘

世傳宗資□文謂古無是而豐碑本以下綍其說信也甞考呉均齊春秋王儉謂石碑不出禮典起宋元嘉顔延之為王琳碑石又考杜叔廉書儀則謂碑石自魏司徒繆襲改墓刻石以識因以述其徳行昔顔之推論碑銘皆不及此乃知不顯著于書者或不得盡考也甞見南朝得王戎墓銘凡數百言其首書晋司徒尚書令安

豊元公之銘其後張率得威斗何承天以為必甄豊求其説得石具如承天説然其制已備於漢豈特魏晉閒耶蔡邕銘論曰碑在宗廟兩階之間近代已来咸銘于碑余見邕之為靈表墓硬碑便知諸人論之不詳皆不足信于世廬陵王碑叙述惟謹徽覺煩碎然書畫簡古為足貴也

定鼎碑

古圖經稱定鼎碑在懷州衙署其題曰御射之碑以其

文有定鼎遷都之十載故自昔其名如此不知定鼎遷都在孝文世而偶以文見之然字畫有法獨異于當時人所書亦見襲中國文物所致而夷俗汙陋漸革也魏書景明三年九月丁巳車駕幸鄴戊寅閲武於鄴南十月庚子帝親射遠及一里五十步羣臣勒銘於射所甲辰車駕還宮今碑所書年月與史相合然自戊寅逮庚子為廿一日則自鄴至懐而還京師可以考次也不言幸懐溫等處自是可略然既書親射勒銘不書其地乃

繼文於上似御射當在鄴南然則此不當略也（北海王詳高祖南伐自洛北巡詳常與侍中彭城王勰在輿輦陪侍左右至高宗射之所高宗停駕詔諸弟及侍臣皆試射遠近唯詳箭不及高宗箭所十餘步高宗嘉之拊掌欣笑遂詔勒銘）

瘞鶴銘

華陽真逸撰　上皇山樵（闕一本有書字）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闕一字當為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闕一字當為寥）廓耶奚奪（闕一字）仙鶴之遽也廼裹以玄黄之幣藏乎兹山之下仙家無（闕四字）我竹

此字不完故立石旌其事篆銘不朽詞曰

相此胎禽浮邱闕二字余欲無言爾闕五字當有雷門二字去鼓一闕字當為子表雷闕二字當為形義唯髣髴事亦微冥爾將何之解化闕五字入此字不完又闕一字惟寧後蕩洪流前固重扃右此六字不完又闕八字華亭爰集真侶瘞爾闕四字或但止于此未可知也丹陽真宰此四字不知其次

瘞鶴銘今存于焦山及寶墨亭者蓋書於此凡文字句語讀之可識及點畫之僅存者百三十餘言而所

亡失幾五十字計其完書畫益九行行之全者率二十五字而首尾不預馬熙寧三年春予與汾陽郭逢原公域范陽張褘子偉索其逸遺於焦山之陰偶得十二字於亂石中褭畨惟寧十字完餘二字譌缺石甚迫隘偃卧其下然後可讀故昔人未之見而世不傳其後又有丹陽外仙江陰真宰八字與華陽真逸上皇山樵為侶似是真侶之號今取其可考者次序之如此其闕文雖多如華亭寥廓之類亦可以意

讀也二月一日南陽張舉子厚記

瘞鶴銘

鶴壽不知其紀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也耶奚奪余仙鶴之遽也迺裹以元黄之幣藏之兹山之下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相此胎禽仙家之真山陰降蹟華表留名真惟彷彿事亦微冥西竹法里寧耳歲辰鳴語解化浮邱去莘左取曹國右割荆門後蕩洪流前固重扃我欲無言爾也何

明㬇集真侶瘞𪃍作銘宜直示之惟將進寧丹陽僊尉

江陰真宰立石

書瘞鶴銘後

瘞鶴銘在潤州焦山下初刻于崖石久而崩摧覆壓掩沒故不復得其全文余嘗怪唐人尚書學而此名字特奇偉宜世賞恣而卒不見傳於人自張懷瓘張愛賓徐浩論書備有古今字法亦不見録考其歲月雖不可得然此山之摧裂圮陊莫知何時而是書壓覆其下知其

刻已久但隱沒石間自昔或未知之然其刻畫亦幸全今尚完歐陽文忠公以舊記稱王羲之書為非又疑顧況自號華陽真逸謂此書類顏太師沈存中直謂顧況所書如何而碑書篆者上皇山樵也則謂況書不可也往時邵興宗考次其文闕四十二字而六字不完又有六字不知其次其後張擧自力求之拳兩山間其闕字三十有五不完者七而又別求十二字與興宗不同昔刁景純就金山經庋中得唐人於經後書瘞鶴文以校

興宗子厚其字錯雜失序多矣宜直示之惟將進寧則不可究今竝列序之來者可以考矣文忠集古録謂得六百字今以石校之為行凡十行為字廿五安得字至六百疑書之誤也余於崖上又得唐人詩詩在貞觀中已刻銘後則銘之刻非顧况時可知集古録豈又幷詩繫之耶

書黄學士瘞鶴銘後

黄伯思學士以瘞鶴銘示余世謂晉右軍將軍王逸少

書歐陽公疑華陽居士顧況道號然逸少遒翁其書可見不與此類嘗考次其年羲之生晉惠帝太安二年癸亥歲至穆帝升平五年辛酉歲卒當五十九年而成帝咸和九年太歲在甲午逸少當三十二歲逮四十八年辛亥始去會稽其時未嘗至朱方華陽又非其郡邑所望不得以此為稱顧況卒於貞元末當元和七年為壬辰九年為甲午艮不及也上推壬辰歲為天寶十一載況當兒稺其號華陽乎盇自貞元以後皆不合於此

昔陶弘景嘗以其居華陽觀故自號華陽隱居貞白平時著書不稱建元直以甲子紀其歲今曰壬辰歲得之山陰甲午歲葬於朱方壬辰當天監十一年甲午則其十三年也隱居以天監七年遊海岳住會稽来永嘉至十年還茅山十二年弟子周子良仙去貞白作傳即十一年在華陽此其可知也或曰茅山碑前一行貞白自書與今銘甚異則不得為陶隱居所書然華陽真逸特其撰銘若其書者上皇山樵也四人各以其號自别固

不得識其姓名疑皆隱君子也然其書在江巖石壁摹搨最難又石摧壓其上人不得至風雨雪霜不及故字畫至今尚完或疑梁以書傳逮六百年不應如新刻于石余求銘後王瓚書葢自貞觀至今亦無蟲缺貞觀去梁未乆可考而知也

蕭子雲別帖

今世所傳蕭子雲書或見之碑轉相拓搨刻深畫重去真遠矣雖況以春蚓秋蛇人不謂過也麗正所藏葢自

唐貞觀入録後散亡民間張河東初購得之五代入江南李氏江南平始還内府今視其書與世間所聞異矣勁特挺拔更無後世俗態筆蹟健瘦縈絲索鐵屈折盡妙不露筋絡求於纖瘦濃淡未嘗有遺恨也昔傳子雲作筆而心用胎髮故得纖細不失或疑非兎翰不足稱勁是不然豈孤之柱路扈嘗用之但不知胎毛非壯髮不知可用以作筆此余未之考也

為丸僧修志

李調示余烏丸僧修石志曰僧修太原祁人周王之子
因以建族父神念仕魏以譏歸梁封南城壯侯又曰僧
修仕文德主師雝府臨邕為岳陽王中兵參軍府王稱
帝進開府持節荆州刺史義成郡公及執贄來朝奉璋
謁帝天子以公世仕魏朝戮力梁國有命加禮異賜以
强族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出牧溫部方欲馳劍騎于
稽秦耀樓船於淮泗天不予年此其所終始余考之烏
丸本北部大姓神元世氏改為桓附入族官大統十五

年文帝寳炬雖詒天和改姓者復舊然桓氏非神元所命知未嘗復也按梁書王神念太原祁人据頴川歸梁魏軍至興家屬渡江封南城縣侯其後謚曰壯神念死子僧辯以兵興梁阼荆州然則烏丸在梁為王氏而壯侯蓋神念謚也今考梁書南史太清記周書皆不録僧修事其在神念僧辯傳史亦不稱僧修史家之闕如此其為壯矦則又誤矣梁元帝封湘東王太清元年持節荆雝九州然志謂雝府即世祖也諸書亦不録世祖為

岳陽王至江陵陷而僧修入周其曰奉璋謁帝則周武也僧修賜氏烏丸葢非魏舊姓今姓皆不著烏丸别姓然誤謬相襲其可勝考邪或曰周天和六年其後為建德今志乃書七年三月堋于武鄉何也余以長厯推之天和七年太歲直辛卯其三月癸卯朔則丙午者四日也其月丙辰改元建德葢十四日矣葬之十日改元志與史不差可得据也

智永千字

智永書梁所搨集千字至八百本江淮諸寺各留其一至唐而見於時者雖衆然真偽竝出藏書者已病其難得也觀右軍書託永和世謂默符聖典有鄉背之宜而智永取名謂潜印元蹤盡其家法故側勒弩趯策掠啄磔雖盡其法度而縱擒緩急自出法度外若泰豆之御進復履繩旋曲中規取道致遠氣力有餘此豈可求於書儈畫販而論真偽耶千字其初本得右軍遺書梁武世嘗令殷鐵石搨一千字每字一紙雜碎無序因命周

興嗣次爲韻語當其成時一夕鬢髮盡白謂心力極于此書當時甚重其書詔令蕭子雲寫進而後世以書名者率作千字以謂體制盡備可以見其筆力然非書得成法者亦不能盡工也楊文公謂敕當爲梁字本後人作草書筆畫轉移誤爾陳時朝廷命令未加敕字其說誠然知爲字謬也

張龍公碑

舊見經序說梁武帝夫人郗氏或疑其事余考於書傳

因龍天主祠得之謂郗氏性妬忌武帝受齊國未册命忿懟投兆殿井衆趣救之已化毒龍烟熖衝人莫敢近遂為龍天主祠此尤增異而懺疏所説益可信豈變滅起伏因心以感者果有耶惟懺言因經報得還人天道而此祠迺歷陳隋奉之雖居徙不常而嚴麗崇飾祈禱致禮每輒得應此又不可知也隋大業中即其地造龍宫寺沙門法濟住祠中時為神所降著衣鼓舞都不自覺然人化為龍與化虎熊果有異哉今得趙耕碑序

路斯化龍祈求得應或可信也今人疑路斯非名當上元中波斯王有畢路斯來唐世因以為名者多矣豈獨此哉

隆聖道場碑

高陽郡隆聖道場碑隋祕書郎虞世南撰次書石世南以書名隋唐閒此碑最顯世競以摹本傳今其碑在定州龍興寺或疑為摹本以高陽之郡在中山郡也今考大業雜記九年閏月幸博陵昔為定州先皇歷試所基

遂改為髙陽今世南謂大業龍集癸酉有詔改郡以記王業所興然則與雜記合矣夫釋老之教行乎中國自漢晉以逮齊魏僧尼為寺道士女冠為觀隋改法雲慧日二道場金洞玉清二元壇貞觀十二年復寺觀舊名則當世南時隋謂道場必矣唐志言定州博陵本髙陽郡義寧元年析髙陽為恒州武德四年以髙鄭博野苑為蒲州貞觀初以鄭髙陽歸瀛州天寶元年復以博陵郡為定州而國朝迺以瀛州為髙陽郡以定武之郡歸

中山則地隨改矣其興廢因革如此知碑非後世所摹也

廣川書跋卷六